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嗣足不良判三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當襲偽逃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請封爵贖罪判一道

孝感

澤中得董判二道

夢得籬粟判三道

赤烏巢門判一道

投牋獲弟判二道

婢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  
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  
乙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遠亦志義之可尚  
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况  
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  
孝弟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  
不謂賢隣告失宜竊以為得

同前

廉方俊

封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胄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先

崇班天賜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  
謙讓欲求封弟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  
有平恒典事則不爽人情昔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  
甲為襲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丙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古有其  
道

對

大夫稱家榮高食采家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足徵期  
克昌於魏國六三能履或取笑於齊堂弱足者居奉身  
而退據康叔之命以崇次及察韓點之衷雅荷高讓則  
先茅舊土今也載傳狐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  
貴象賢立弟捨兄理復何惑

同前

張 洑

藉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將不媿於前脩疇嗣之  
宜庶遥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邵克之刑

一作將同孟紮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常家  
封成鏡班書而有序瞻惟乙情未與通規在律雖違行  
權則可請停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預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于令嗣乙受封一邑  
參榮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郤克為使取笑齊人  
孟紮不俟稱於魯史况主喪祭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  
代非輕擇賢而立有待故事無爽通途

子姪承襲判

武功申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  
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  
獄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為大門驅駟馬  
路擁旛一作幡旗謀孫寄於衆疑作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  
宜太微參代登上將之榮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族

千二百石與群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  
陽侯之文武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淚數奇  
興歎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  
傷玉鏡鶴怨瑤徽分劍匣之沉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  
一慟非無犯婦之哀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  
而憫默徒念平生撫猶子而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  
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甲令

當襲偽暗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偽暗讓人告訴病

對

楊伯曦

總目  
作湯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  
戍旅道在干城覩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奇計閫外之  
事既受命於瓜時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葱嶺雖王師有  
征而胡兵尚寇甲第之歡未展庚日之悲已及逝者何  
追空怨盧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鴈行  
同夫鳥啄常賢之子固是齊芳劉憲之兄宜其等列棟

華有訓桃李無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  
嘉其德讓今人胡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  
王事合與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列品階既集作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

寵今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一作立定爾

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叔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  
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  
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  
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對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

氏恩降閨門罪惟邦憲寵匪他致既因表以勲賢咎雖  
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  
恤緹縗猶聞贖父齊分石窮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  
難奪贖兮之請

孝感門

澤中得董判

王祖母饑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董粟遺之後  
有火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既日臻甘脆蓋闢劉公孫孝惟天性墾鑿多勤坐北堂而搖一作招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其珍綠

堇欺霜而岱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一作

賀焉况丹輳飛空以災糜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詰而傷仁明哉使乎清識遠矣舉直錯枉揚于王庭蒙雖不才

請從斯矣

同前

玄象凝邈群品必具流潛昭著衆感無隱懿哉公孫躬  
履節養悼彼祖母歟纏饑饑疾心乎謂何天亦明視驗栗  
有殊於蘿下泣董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縱李  
密激芳塵於西蜀藹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笋自可包羞  
冰魚振鱗頗亦慙德第如蔡順伏柩劉昆叩頭驚風由  
其蓄緒洪焱為之巻談精誠所致絅素倘列嗟乎至孝

孤其善隣所司科妖將涉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清  
德之美

夢得離粟判

索和誠一作成下同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

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 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摠  
心極義切天經其行則晉代苟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

西籬之粟遂一作便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愚謂不可一作如此况夫賢哉

同前

楊守納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鳥翔翫弊服則懸鵠碎羽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笋五芝繁茂氣雜仙露四壁森羅隙流頽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籬之錫諒貞符所降非純孝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詆

許不違劉殷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同前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為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城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一作化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

誕一作游 詞固宜反坐

赤烏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兔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顏色為難溫清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承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哀戚之性宣父為政足可連芳穎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冲潔精神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兔遊墓霞明

丹翼絕日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衒  
美寧用報官人也無良評之非直已兮惟孝善則可嘉  
宜表陳遺之感用旌吳順之行

投牋獲弟判

河內縣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遂  
作牋與河伯經宿冰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妖惑

對

覃懷舊壞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忿生食邑於前自

晉啓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為茂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冰自貽陷溺終墜而死當柰若何類無忘之永休比元陽之相負况鵠原稱詠本在急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沒義切於投牋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備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隔於古人告以為妖未符道識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據愆尤以定

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為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故使薄水必履微軀不愴乘遊水而長往泳龍宮而久辭兄倫志切鵠原情敦鴈序散彼棣一作花恨盈東注之流一作川投于牋牒泣下西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絅帙雅譽標於今古孰牋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

告妖恐或紊於常典

嫂疾得藥判

顧甲養寡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  
妖異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苟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顧  
甲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毋防嫌於通問  
榮擢棣萼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梁遂虔心於寡嫂衣

冠肅敬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纏忽孀閨而寢疾四時  
有厲始見攻裏五藥無資爰將瞑眩至誠攸感異兆旋  
臻豈童子之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  
靈蛇歛衽方廻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翩疑徵入夢之  
祥抉扎玄功即降痊疴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  
不酬一作  
讐義終可尚鄉黨稱孝固是當仁隣伍生誣何  
誠蔽善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

三十八至  
四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孝感門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兔判一道

紫芝白兔由刺史善政判二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孝女抱父屍出判一道

不除婦喪判一道 居喪年老判一道

賣宅奉墓判一道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

鎮集白鶴一作鵠  
通用翔翔縣令張德以為孝感刺史欲旌

表鄉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  
血既流悲而遠墓遽結欷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

甘露翔集墳塋之際降生廬樹之間善應類彰禎符淳至所感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無媿告以祥瑞良亦有疑

對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栢之遙源酌柴桑之遠  
派人沐無為之化家輩孝里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  
負土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為珠為玉鳴  
琴邑宰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食和飲德日

用猶迷舞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  
殷賢梁靜雖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戶之期感孝子南  
陔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裒之手藝松柏比平  
原之躬修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  
息故得春芝列秀曉露凝甘青鸞廻入鏡之容素鶴舉  
聞琴之翼縣案檢尋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

來投告以為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烏集  
休徵之屋一作室復見魚游則殊覘之來誠闢於至化而

楚州申狀亦符於孝感事緣獎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  
固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荆楚行達神明實稟先賢之風遍聞至孝之  
感甘露降其樹還同淚柏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苦  
之室雖禎祥驟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輿為鄉人所

惡且求諸故事抑有前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  
道通論則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  
為王者之瑞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湏正刑  
書刺史不煩疑惑

紫芝白兔判

懷州申衛士楊建德被差鎮勑到之後母亡遂廬墓側  
哀毀乃有紫芝生白兔來馴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為  
避鎮科罪

對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規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  
德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嚮鞬將馳邊戍枯魚銜索  
旋迫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枝之不靜聽嘶驂於戎  
幕感隙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經於罔極熊羆之效未  
遑於載馳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  
私既而匍匐墳延充窮龍隧霜露之思義贊天經精感  
之徵遂彰靈應白兔呈覘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祥對

九莖而擢秀州司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聖朝孝理史官自合發揮楊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紫芝白兔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屢呈祥瑞其地內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善績著聞廉使以為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洞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  
恃早標孝德無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經於  
匣扇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葺廬馬  
鬣新封牛岡載闡有同文讓柏逕栖鳥還類許敬嵩挺  
集鴈故得皎皎仙兔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  
瑞豈以劉家之董止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於死後  
此由聖皇御萬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  
於二儀祐符效於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侔郭

賀之深仁媿劉寬之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徵應之所臻廉察推功妄塵旒底懷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鳥馴兔擾聲高異傳芝秀莖榮事  
萬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秉行非外  
獎風樹不靜遞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  
宣惟弔賓驚鶴故已祥霄集鴈遂使金英孕彩奪神葉

一作刺

於芝田玉堯含暉接仙毫於麗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  
潛通兆庶沐化以自效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  
里不乞靈於郡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  
刺  
使風績未見王褒之頌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  
移禎於使無宜妄察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  
同於往責無伐之願亦隙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  
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襯下  
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

繼錄奏湏更申聞勸獎之規竊將合序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為之服

對

孝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甘旨必在於無違承顏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宜東流而水逝掌玉茲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枲服誠有切於班衣雖失

禮入刑合寘彞典而割情循卷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何之律

同前

顧已行繼人志譽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杖之男當其抱甕之役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往恨緬瞻前誥既有同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何辜

同前

立身之道忠孝為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閔損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搖美箭業嗣良弓挹至孝之清猷得隨時之大義母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制奚遵於舐犢欲遵寧戚恐阻承顏所以促俛于懷幽哀密念憶將鶴之曲不忍聽琴對驅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純至足以揚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吊三

殤之服誠合切於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循  
姜詩之孝難科漢尉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  
極一作切 扇枕溫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欽從所好屠鷄  
留膳不為執友之賢求鯉探泉無入隣家之饌順慈親  
之旨忘愛子之勞屬以廻浦生風長江起浪因茲汲引  
遂見沉淪乙類姜詩無復美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搖一  
作

存銜石之悲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  
既有荷於古風恐難寘於令典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戢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一作潮乘船衝

濤船覆至死戢女媚容巡江哭以爪設祭因而自投江  
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

容數日一作月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湏迎孫鼴既曰篤  
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  
伍相青鳬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  
子媚容悲纏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艾疑作  
芟

銜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  
弱態以陵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  
撫事不媿褒揚未題黃絹之詞先真玄縲之罪州司滯  
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卷五十三  
不除姊喪判

得丙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對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丙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嘆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義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苟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丙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丙云哀情所鍾

對

孝乃行先則當街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丙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宜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佳服麻線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君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

孝因親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賣宅奉葬判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對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猶欲俯九泉顧家庭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喪死

義且涉於傷生念顧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間因  
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乎益侈合伸破產之禁  
以避無廟之嫌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對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  
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

采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貴正  
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與慎終之義允  
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作嬖妾

為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  
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

沒齒歸亂命予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  
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  
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  
慎終有同魏顆治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  
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覆車置票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不餚獸於郊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搏獸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觀魚判一道 取魚判一道

畋獵三品判

丙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為強暴天物且違時禁  
丙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奉于蒸嘗丙何人斯祗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笠籩豆之宜遂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何逭自汰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一以窮禮傳一作云奚獲徒為薄訴豈不多慙

覆車置罪判

京兆申鄴杜間有覆車置罪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

是內人於陷阱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不虧不卵覃率土而知方以畋以  
漁在王畿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  
隼之已飛猶罰羅之不入一作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  
害人作為網罟蓋倘物而致用况今庶類蕃殖蒐田有  
時祝遵殷后之辭俗卜文王之固必也專司牝牡晉臣  
有誠於虞箴如或不施林達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

及置眾若在於崑崙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鄂杜伊府  
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發  
舍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  
彼爰舍掌夜於軍器械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

與衆人為司南指事既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吾不辨舉劾謂何自為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廵使糾非其罪讞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為不慎請從夏卿之教無舉秋官之典

不餚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餚獸於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頌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鐃鼓皆作三發三刺無  
差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既而獲耳之校未施  
馳逆之儀方罷所司蒞職舊典攸著何鑄祭之云廢乃  
頒禽而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問罪雅符於  
通識以茲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為虞所司夏苗乙菜田表地或告有闕訴稱恐傷夏  
苗仰正斷

對

乙為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逢有司之夏  
苗而猶秉於周禮至於菜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  
恐為稼害何得迷夏令之事行冬狩之儀翻罪守官之  
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  
可據請從審允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對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  
在守官甲獨于何不減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  
皮冠不懸無聞受爰一作爰令法司順謾成德舉以為非君  
子正直待人謹之無怒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年率家僮出畋晚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  
遠勑出畋牟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忿競詣金吾

對

高牟早承亭育夙效欵誠背牛加之絕壤奉鷹揚之峻  
秩屬以葉下黃山草排丹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兔之  
荒遊既而獲已多乎言指霸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  
醉一作尉之呵類寬饒之發狂焉知去路同季布之飲酒  
豈辨尊卑既蚌鵠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  
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  
罪豈非釀具招刑以獵為違則是獻研獲戾彼此俱無

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詣金吾之司湏寘正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構虛不可從勅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廉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為苗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掎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

亦違令何咎廉範榮參建隼職列塞惟將布政以頒條  
故違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為苗居專城之尊德  
惟除害不虧不卵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規承於  
易象且獸之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鬼置不忘於詩義  
芒芒禹跡克疆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畝畝取  
十千之歲則原田廡廡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茫茫豈雜  
食華之地刺史為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奚將勸善寘  
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于渭表毀耕者之瓶詰丁及父為厲一作事

對

眷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  
鏑彎弧適騁麗龜之妙晨耕夕未殊異非熊之師坐毀  
重丘之瓶行取閉門之詣苟敗其器宜徵陪償之資言  
誓彼尊有虧耆耋之敬野人不敵於義何誅

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獸各有攸處敦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  
斯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  
雖省括而何狩况今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  
瑞同休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訴奚為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闕

對

制國之用一作義

一作

必歲之杪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

年鳩化為鷹見草木之搖落豺既祭獸設罿羅而以漁

然後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闢車徒而展

事昆蟲未蟄無以火田麝卵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

田矢不供職司其憂冬狩慮闕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合供雖則不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違程

於理難容請從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違式不伏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為之眷乎傷一作  
攝

生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遺軀履尾有言  
翻見矜於扼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  
文切同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捕獸判

設罿獲取獸而誤陷人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為患實有同於周處所以冥氏張弧設其罿獲冀疑蹊在足李陵無憂於垂餌檻罿搖尾張衡絕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亦何加且啓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彞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為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雄雌共穴聞於導渭之山甲  
雅志平生盤於是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  
兮仍持採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羈羅  
未亘傍掩西嶺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  
子之變雖符彖象入虞人之羈蓋無奇異瞻言賞典或

恐難從乃眷刑科寧宜濫罰

採捕判

甲採捕為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過乃推蹶科故為罪訴云暗中不審

對

為利殊途生人各業或豺已祭獸羈羅方設或獮未祭魚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嶇之險道將禽伐木橫結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

毛窮棲宿之飛走竟歲趨末彌年棄本相彼夜行不遑宵處河傾左界捫暗樹以求溪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行招譴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往是妨行邁欲罪故為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一作採不審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觀魚判

同州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脩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去獸苟徇情而畧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諫有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皂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宜宣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形譖之辭

取魚判

有人取漁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斯漁以為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烟垂竿振  
絳盡河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  
蟠溪游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沉淨以遠蓮臨川之  
羨不忘入肆之求何遠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  
人之遊梁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樵山實  
庶人之攸利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鹵薄刻漏印鑑枕鈎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好長鳴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斫街樹癟造枕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好鈎判一道

皮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衣狸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籍小年高

對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甿咸憑版籍設令齒貌則長其如名數不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行十五府之小吏亦何取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

日理宜小冠趨事短服駿奔陪晉后之行宮爰紓御女  
從衛君之過市長觀王人語事不關於奉公論職豈卑  
於陳力過為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隣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鑿鼓戒宵發  
五通於神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吹豳擊土

載享原田奏角鳴鼙爰威疑鹵簿蓋偏伍之為用誠子

弟之能學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為今日

讐抵於隣告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

刑書終貽滅趾能拾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鋟罰

奚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衛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  
轉注入渠法司以為虛妄科不應為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為魯侯之金  
鑄脣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  
斯調晝夜必盡其規天地莫逃其美登臺視朔覩雲物  
之必書拂琯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  
挈壺望朱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時降波結霜  
盤之中晷刻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  
典而可刑不應為而匪為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

有罪焉請從罰杖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藏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  
敢亡失靈龜廻顧疑曳尾於途中神散無依遽繩形於  
私室丙也行用實謂亂常湏寘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拏忽破  
甲訴闕進令科誣罔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湏任指揮甲於維嵩得  
之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翻鶴鵠是懷納用先皇  
銅印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桂竹應寵全  
形今日翻菱唯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原擊  
欲尤誰過一作尤誰過慈但空桑之理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

聞化鼈况時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  
為照膽理可緘心仍敢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慙承累匪  
厚顏何得牽迷公為嫁禍令科其妄終非慎罰

斫街樹瘞造枕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瘞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劾之

對

通衢四會竒樹衆鬱布夏葉以成帷幕雲柯而似蓋日  
來月往鳥剥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

困而載瘦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竒心規草竊揮雪鋒  
而斯就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接以刑典  
恐多違於獻許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  
即可嘉伊此木竒造進生於意表欲伸芻議賞罰情於  
愚衷請更研根以寬抑曲

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為度必禁於回邪俾夫粵鑄燕函人能為也宋斤魯削氣得良馬丙隸工人居肆事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殊理睽於分地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觀乎獨斷未息群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為削金居其三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爰倘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  
行其利則博贍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  
冶百工居事史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  
灌雪豈徒陽劍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  
日久若新發於硎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礲之助或人  
相糾深謂無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鈎判

睦州刺史齊顥好鈎廣招巧工有能為鈎者賞金五鑑  
新安縣主簿錢本造鈎殺其二子釀之以致於顥從顥  
索賞顥不與云蓋是常鈎憑何索賞本乃抱鈎泣呼其  
子名鈎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

疑作前

聞

對

齊顥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棨戟情惟竒

古方欲好釣未宣邵伯之風且效吳王之躅錢本雕鐫  
擅羨冶鑄標能盡思侔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纖形孕  
玉疑懸秦女之樓曲影分釣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  
何謝燔妻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  
之從來此乃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纔結  
著背之應斯彰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即事刺史學  
殊該博情懼妖訛莫酬呂相之金先寡疑陶公之璧初  
聞或疑蓋浪當察理合推繩何者舐犢恩深將離調切

自可慕茲携劍聊追五月之歡豈得同彼釁鈎逐天百年之命既虧天性湏寘霜科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為常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在革則虎豹

斯別為鄒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觀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弁之儀其服奚設鳥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為合度之資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為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豐判

施道安有誠豐人給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取以告

縣

對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倘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  
以為度有而不珍越人何滅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  
信於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搆殊魏瓠之奇實何生濩  
落之嫌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  
德之符或人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為譽信其謂何愚以  
見疑施氏有誚於矇瞽取為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  
謂可珍得而送縣賞則及爾一作宜及刑其捨諸廢賞則無

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惡名噐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 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鵲冠好聚不可繁縟以朝司  
服為官制章程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  
公朝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  
非君命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謠死之詩士寘不應

之罰合於至當誰曰不宜

衣狸制判

或人衣狸製有司 云不稱其服

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聞於狸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鶡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尤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興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鏡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侯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彝器判一道 克狄孥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爲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人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銃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銃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  
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鐘執  
銃以節苟遠疑作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枹而可嘉何動  
捨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瘞乃官挈壺挈轡陳

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倣擾於  
侯度使介胄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  
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  
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爲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

一作  
養士判

甲爲侯邑隣於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  
不餉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居廉使奏飾情邀譽訴云  
候其壯以威虜

對

介狄荐居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爲邦之大同使勇知  
方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膺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  
通侯密邇寇讐每惕不虞之至不一無忘戒懼空思誘  
掖之仁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鋪且叢吾淺爲之  
丈夫何則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  
必問其名居亦奚俟於丁壯絕甘分苦事雖均於越王  
小信未孚曾不酌於曹劌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

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鋪敦大防人告其紹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爲曠官甲屬當戒行謹初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塵之是侵咨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寇虜載孚備預觀釁以動在春秋而則書匪紹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

告不亦厚誣勿得孤虛之竒無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爭云非功臣對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輶軒是職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夷之類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攜請封茅土憲臺以舊非心膂未許繫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

官不必備器無假人願取則於周書無貽謂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甘致死甲以死王事論賞所司以爲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其任眷言青史誰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亂我邊境忠臣効節絕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

成其名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  
漢策斯乃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  
勸不能何所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  
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雷下司馬三遂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  
其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寔鯀生情  
深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  
膺介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  
丑父見薨則類於紛如左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難不越官我其懷  
矣死而利國爾實爲之何直蓋之先華俾懦夫之增氣  
生涯已謝魂魄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  
命遽申三襚之儀優則未乖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親推  
見賞於無存考以國章襚服豈聞於祈父効爲專命對

將何辭御史頗得於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丙爲將斬將搴旗還後爲殿久而不至帥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丙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銳皆奉廟謀斬將搴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

未可貪天之功彼帥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  
詐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彝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小侯云  
以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一作銘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啓厥  
後無忘遠圖方展器於樽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

不恪載此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  
易作  
師出

以律其如寇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  
同季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  
胡賴於燕翼遽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正之言以蔽林鍾  
之失

克狄孥來判

甲克狄邑長孥來有非寮者以有  
疑作  
其孥行軍吏執之  
云非事士也

對

弧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寮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爲盡室之謀坐爲刻吏之誥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風沙之策名何賴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旣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丙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訴云銳士  
對

休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  
士從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  
而羌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鼙之響按劍  
興師將軍厲甲冑之容登壇受鉞丙以聲雄薊北望重  
關西斬將搴旗威推八陣屠光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

聞戎氣自滅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  
招於石室論咎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  
訴誠爲順理賞疑從重霸臺豈可置刑旣有司存請依  
彙典

為將失禮判

甲爲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  
右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對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  
甲跡同丑父貌類頃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  
進則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  
見覆軍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  
從權竹簡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  
索彼車中范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  
人以旌赳赳之列有司見劾無罪可書

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劾之軍司云拔距石者

對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  
橫笛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予勇寧老我師  
告捷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為威亭  
障罷警邊城偃柝十角搖鼙二毛就擒徵古可縱在今  
莫捨既負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劾止未諧通

議請依軍見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為司  
馬出征君子於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  
獻於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為已力  
橫草可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

郊至之稱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  
班列不同終在七人之下聚為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  
戾於爭功實乃包羞於閭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還生口判

得甲為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之節度  
使欲加兵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一作以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

從師旅久戍邊庭將立大勲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於萬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懷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誰謂褊裨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論賞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為非曰使其如歸

對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昧以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既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為安忍無親讐武無烈作其令主徵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枯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遽叛於南氏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勲宜賞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怍

單集作單  
下同 醥投河判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對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

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  
苟臧否之是必集作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

言

受敵人藥判

得丙為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  
不伏

對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丙

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  
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  
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  
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  
勿疑以飲徒狗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  
違師律難償隣言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

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

承後命推輪相待集作代言赴及辰之期束甲自防猶軫

前勞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

如何徹警所宜遠慮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

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五

二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衡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軍令門下十九道

知謀判一道

以囚爲前鋒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愛子爲賊所執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軍副別也斬人判一道

司馬斬嬖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夜進軍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知謀判

甲爲邊將私布渠答仍減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  
云旣禦邊寇復息邊人輒欲論功不敢當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  
擊豈見責於軍旅惟甲推轂總戎請纓爲將仲升投筆  
方期燕領之封馮緹發笥且得蛇文之兆於是閑途伺  
敵減戍恤人渠答爰施踐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  
羨藜削漢卒之伍符佇歌狀杜虜塵坐清於光野公問  
寧候於爪期誠可論功孰宜書罪且如器械爲費用不  
假於千金士卒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情職棄

甲何所論刑執簡是苛失言斯甚雖疾惡爲事叔孫誠得於指楹而見善則遷子夏自宜於投杖舍而勿問斯則爲然

以因爲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因爲前鋒薄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者之法

對

古之用兵抑爲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因其

來報也無扞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緼權决不薄  
之險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矢而  
鳴鼓豈止血刃當觀繫俘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  
運右廣初駕左輪朱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而縛  
釁鼓繩囚列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敦陣振旅  
使戈旌霜指耀征壘而衝喉劖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  
於惟勝敵亦爲奇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重城先期賈勇折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臣多慙於石碏與其廢禮傷愛豈若狗節忘恩既覆醢以稱仁何請羹而遺我告爲虧義誰復問言情則不經古亦有素

愛子為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爲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旣不許而促兵進討所由攻之弁子亦死御史劾棄子鬻財不可爲訓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闢於防閑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

以全生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美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愆所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幼以嗇財將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一作無律終以臧凶甲受命

以行觀釁而動輶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  
收功於萬里殊傳介之密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  
更夷康國况今偃革息馬綏戎糾華奚貪一夕之勲遂  
侈一作多  
侈三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  
念彼武功以爲勇爵或人思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  
以徇物無忘經以敗常將爲後圖是亦爲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革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使乎夙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冰言邁逢邦國之交讐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觀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爰發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事貴

從宜賞期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煙氣息漢庭之烽堠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遠畧終匪城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

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爲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云專軍  
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既干城  
寵亦受脹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屢武人之貞居元戎之  
副執訊獲醜義非喪律有虔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

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  
欲糾之以違駁責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  
將軍固違令以告捷况斬之以法乃非徇私副在別也  
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爲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爲行甲所嬖校尉  
不肯司馬斬之以徇軍正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釁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謂武經甲維理戎興茲薄伐司馬決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脹陳其教令旣遇隘而難進請爲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閒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閑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闢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為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制刑閥實勿替前明一作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輕過

而悅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蠭有毒欲觀  
攻取必資甲兵謳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  
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維允倚法以削按察之糾謬  
何深理貴平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爲將卒有患癱甲吮之卒母哭而訴甲將殺其子  
請罪之甲不伏

對

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病於荀

偃均其挾續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盡佳兵

之力坐興慈母之哀非輒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

父觀子固旋踵而無期諭論一作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

預起三傷之慟雖欲防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爲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手搏而

也

已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爲先惟丁力冠圉人勇過延壽因材官以効職列羽林而爲將恒拔距以習戲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爲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有能不能奚爲見正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閭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叙錄

咸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參戴鶡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  
驅爭爲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蝶之兵遽一作  
遂掃蠻蠻之卒推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  
級前關已蒙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旣申橫草何能倚樹  
但今將一作時執戟雖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旣言  
功薄明即効殊懸登執鴈之階慮動續貂之刺

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  
棄母投幕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  
闕養以順棄軍俱追勘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  
云意在懷親既並有詞令不能斷

對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  
日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

之恩並藉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  
征宜著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爲報國之臣饌  
躍頽鱗征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國違家忠  
孝不可俱全國家終無暫闊投筆以去狀既不合論辜  
一作功戀母而還法亦無煩寘罪銅章旣難推効玉律須  
有哀矜請俱釋於九章庶並從於三宥

復矢判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蒐人告越禮

對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魂爲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  
皆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勤  
王徇國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哭之處旣覩  
亂麻之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賓尚在途畫宮受吊仲  
尼於館脫驂有請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  
劉說有異邾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  
車駿古有殊論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彞章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

集作志  
身死節

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

籌而可尚奚騎射而

集作足  
之

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

將以爲彎弧學劍用無出於一夫說禮敦詩道可弘於

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

戎畧之無取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  
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將  
集作德未與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夜進軍判

得乙爲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郤罪之辭云不見月  
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

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詞無聞月捷用潛師之  
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  
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招有集作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  
績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過聽集作當罪

邊將無勇判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畧辭  
云內無糗糧外無掎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彼  
將壇鎮於邊壘誠可戒嚴趨

集作走

集罔有敵於我師何

乃啟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  
之凶權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  
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  
掎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 犯專殺判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

受棨戟之賜

對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或在別也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  
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棨  
於漢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  
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子不敢今則分部  
而賜戟無我有尤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二